皇清經解續編

仁12
698
212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一　番禺陳澧蘭甫著

孝經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遣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蓋亦此意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 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督學及府廳州縣官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溫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稍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帝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行此三句之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以上孝經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

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

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
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
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
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
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
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
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
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
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
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
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
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
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
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
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
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
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
孝　孟子外書四篇其一篇名曰孝經蓋論說孝經之語趙邠
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眾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 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澧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

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 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坐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 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其書言孝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 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

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何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闓運校

東塾讀書記二

番禺陳澧蘭甫著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

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

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眾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眾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憪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眾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篇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歐學褚是效歐效褚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益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

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涑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鮮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冉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句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即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泊身先於泊國也弟子賢賢二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强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氏韓經愚之說賢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

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巳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會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

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遯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滄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

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既言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十七又云昨廖子

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輕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

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教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教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冉有公西華所言有勇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教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頤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廓傳後蓋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

爲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文仲書）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澧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辨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舉士劄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

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禮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郎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倣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子衿傳詩也歌之絃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並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

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瞽者亦有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曰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弒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弒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鎖鑰也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澧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

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卷二十三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屬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卷二十一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卷三十六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

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卷二十五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曰日知錄蓋有意

論語有絶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魯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教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澧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

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那疏云示無剿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眞所謂無剿說者杜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

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章只注得字孔曰得貪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

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其禪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掇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刪棄之未盡者

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孔子曰死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略同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

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盧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曰黑學道士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有者也其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於虛無之二分聖人爲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間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知死比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比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後世澈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顏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周孔所及然此言也正可勸人不學佛也學堯舜周孔能及乎否乎而況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都賦云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此朱子誤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且卽以爲一時之語亦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下孰能宗予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語疏朱子與尤延之友善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

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
謂敝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
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宰子
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
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
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
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
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
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
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
濃拙粗俚者則更

多矣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
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己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
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蓋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
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又子潛
而厲釋文云皇本作君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
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
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
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

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眞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眞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緅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　那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澧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

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爲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灾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爲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

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庸云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誠實惻怛即肫懇也）何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會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兄門說禪一般遭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偏也力行近乎仁仁即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兄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澧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楊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馬氏之意蓋以澧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克己復禮卽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爲難矣棖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易下繫困德之辯也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卽欲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卽理也求生卽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

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嗣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其言善其色刪包氏二字愼終追遠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改孔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說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之功矣

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昔人駁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

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
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
者或損其眞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
此之謂也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
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
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
弑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
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
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

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 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 崔晴江云善人生質雖
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
字貼合 四書考異 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
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
如此解乃通 先生掌教粵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示諸生如
此條是也又云興滅國謂諸侯繼絕世謂大夫舉
逸民謂士 尤精確 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
語詰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
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
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愼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
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

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眞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澧謂子華之富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

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 答江隱君書 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 答王欽之書 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 答黃直卿書 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 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

古今一晦庵而已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善化劉 鐸
長沙王 賓 校

東塾讀書記三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

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如朱注云乃若發語詞非也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黃百家駁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

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卿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戴二說雖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即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實性篇澧謂董子

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玉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同上澧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

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璨之甚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築紂盜跖之性有善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我越椒其惡不過如盜跖莊蹻耳方望溪原人篇云宋元兇劭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璨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劭璨之甚者少不善者多築紂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

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荀子言性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

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孟子楊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之明非極惡無善也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孟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辨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原性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

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 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暴慢貪惑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暴慢貪惑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 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中和論 又云盜跖莊蹻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 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矣又何疑乎

荘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 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 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 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 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

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眾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日鈔

卷二 澧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觀蘇綽之粗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皋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

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允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彥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卽多少也彥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間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灃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卽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卽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賴猶嬾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答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澧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故曰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眞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朱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

之名雖太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
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百十八 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字書 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成髑顱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 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趙邠卿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 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牿亡之也枉尺直尋牿亡之端壟斷埔間梏亡之極也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旣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

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助長也朱子答李晦叔書云罷却許多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苛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僞孫疏之說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
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邠卿孟
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
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帑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
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爾雨既于茅爾雨我
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爾雨既不徹不忘天之方蹶
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
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論詩者四普天之下
肆不殄厥慍斋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小弁凱風
不素餐兮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
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八湯誓
曰時日害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
后兩引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
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丕顯哉文王謨烈典曰二十有八載書
曰祇載見瞽瞍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
宮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享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

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
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
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
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
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
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歷位
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
國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
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齊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
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古者棺槨
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禮者無度云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曰校云云歲十一月徒杜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犧牲既成云云有布縷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與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畧同

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盖禮文繁博間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謂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織五飤羣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盖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會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 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璋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曰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盍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晳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即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之證也 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大才故或人以子路管仲擬之觀其答語醇謹而雄直曾氏家學可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 見祭義鄭注檀弓孔疏云子張弟子 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 朱注云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俟來年然後已如之何孟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言西伯善養老一言西伯善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記文王之政也 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民之爲道也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即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伸尼弟子列傳云閔損不食污君之祿則閔子亦由伯夷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蓋其才略贍氣固亙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矣何謂和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

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即人心也道義即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即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即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澧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自圭之二十取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徐州學記澧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淵明集序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會是淵軌薄夫以淳後漢書陳寔傳贊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有匪皋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與然作符命以同流俗合污世是鄉原耳鄉原之極者馮道也

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士之尙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入第一章集注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篇泰伯喜駁孟子乃幷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眞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閒塞篇泰伯之說流入於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湯文王孔子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有之

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閹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鄙慝經者常道也卽古與潔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僞孫

疏云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此語得之不可以其僞而棄之也 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闇然騖媚世之爲勢非極於踽踽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 華海堂集序

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獧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獧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獧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

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 策略澧

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即所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即獧也 矜獧雙聲矜與鰥通鰥亦作鰥見桃夭詩序釋文獧鰥皆以罰爲聲矜與鰥通故亦與獧通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愚即原也詐即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 蓋狂獧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獧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

獷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眞狂眞獷其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

嘐嘐然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爲盛撥亂爲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興由於下無學然則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並作皆不法先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卽距道家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肚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閒暇之日不易得也卽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辱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者也蓋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絀者不伸也非斷絶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獧惡鄉原君子反經新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瞀儒嚾嚾然遂受而傳之非二十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瞀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
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
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序 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
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
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
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
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
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 澧未見順渠文錄據明儒學案錄此澧謂漢唐人且可不論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
居漁父之類 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 潛邱劄記卷 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澧謂公孫丑問不素餐兮亦然 則其問不託諸
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
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
尹孔子都疑惑一番 卷六 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
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
識文章之體乎 孟子言孔子猶較萬章尚疑之必不信主臚疽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
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奬周室 策問 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
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教之以王
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

之生民不可以不救 留侯論 澧謂此可以解泰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奬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孟子果有不奬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 程子亦嘗論此謂視天命改與未改朱子采入梁惠王篇集注 孟子七篇惟桃應章可疑讀者如食肉不食馬肝可也其餘無可疑也 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 四書釋地又續 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況可苛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澧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 伯桐 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葢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 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旨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

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敵國戰鬬必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本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哲已死曾元奉養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會子疏云曾元奉養其會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屬公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七終

善化劉鐸校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八

東塾讀書記四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愼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

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之事非三皇時所作之書周禮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傅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噬嗑凡一十三卦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

可知矣但易之文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紂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澧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文義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澧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錢辛楣周易讀冀揆方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冶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

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麻與以麻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即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即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澧案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輸五篇則孟氏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十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羼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畧）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皆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

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澧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爲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

張皐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鄭荀易義序 澧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答問 澧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澧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彖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眞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田而見也飛龍在天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卽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四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蓋淵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以爲大瀛是也

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傳合於文言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語耳然既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二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已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澧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明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者也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卽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

也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答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文多不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爲初九而初六爲六二六二爲六三九三爲九四九四爲九五九五爲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爲上九而九二爲初九九三爲九二九四爲九三六五爲六四上六爲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於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虞氏此說者以爻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於大畜爲遯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爲

遯九三與初六交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爲大壯九四與上六交易故曰剛上也

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象曰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髢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髢謂鬒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髢詩曰鬒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鬒髮如雲以牽合

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玉可謂乾爲女乎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韓注云說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皆學王輔嗣之法也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以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周易聖斷鮮于佐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象文言而自得云澧謂此卽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輔嗣注云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澧案爻辭象傳皆無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

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棄紛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卽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其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棄紛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卽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雜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聖人雖體道以爲用未能全无以觀其妙始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又云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元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孔沖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幷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沖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沖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

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蹄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絶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蹄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　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卑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雜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

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言注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値而義無所取略例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必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說又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値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震於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

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澧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易象說 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 坎體中多說酒食

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上不知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同上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卷六十六案艮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

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而不釋靈龜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豶豕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屯如邅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爲孔子所作則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其意若欲强釋理必不通）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爻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

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豐謂孔子作象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爲天爲圜爲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權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爲廣顙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誠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黃東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卽知爲某卦豐案此當云占得某卦者卽知爲某象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爲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爲天震爲雷地之類如坤爲地震爲大塗人之類如乾爲君爲父巽於人爲寡髮爲廣顙人情之類如坤爲吝嗇震爲決躁人病之類如坎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動物之類如乾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坤爲子母牛植物之類如乾爲木果震爲蕃珍寶之類如乾爲玉爲金器物之類如坤爲布爲釜物形之類如乾爲圜巽爲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爲大赤震爲元黃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爲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爲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壤其一竹牀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晒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其卦影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隨在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

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强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澧案說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强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煩瑣或涉支離誕漫澧謂若言象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眞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出於水泉者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 伊川先生明理

黃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 周易鄭康成注序

澧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

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尚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黃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十五豐謂此可見孔子之說易尚辭矣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尚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

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豐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

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人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尚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

窺之答趙寅永書覃溪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砭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語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澧謂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知四字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八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東塾讀書記五

番禺陳澧蘭甫著

尚書

尚書今文古文近儒考之詳矣惟謂今之舜典亦爲堯典而別有舜典已亡則尚可疑也趙雲松云月正元日之後皆是堯崩後之事且前此不稱帝此後皆稱帝曰明是舜典原文豈得指爲堯典其末陟方乃死更是總結舜之始終與堯何涉而可謂之堯典乎又史記舜本紀即位後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遷既從孔安國問故而作舜本紀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後數節非別有舜典一篇也陔餘叢考卷一此所駁最精審王西莊云堯殂落舜即眞後直至陟方皆在堯

典古史義例不可知尚書後案卷三十此但云不可知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又云王莽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亦曰堯典劉熙釋名云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皆亡惟堯典存劉熙時眞舜典已出熙非尚書儒或未之見故云爾後漢周磐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若如今本磐安得專寫堯典乎又云儀禮注引扑作教刑公羊注引歲二月東巡賈公彥徐彥皆云堯典文益馬鄭本猶存有識者猶知援據也並同上澧案王氏所引諸書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多已引之澧案十有二州二月東巡眚災肆赦肆類于上帝扑作教刑皆在月正元日之前而未有引月正元日

以後之文爲堯典者亦不能解趙氏所駁也周磐專寫堯典劉熙言惟堯典存此可證今舜典漢時在堯典之內而不足以證別有舜典也仍不能解趙氏所駁也

閻百詩云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與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段懋堂古文尚書撰異云此堯字乃舜字之誤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尚書古文疏證卷二澧案謂舜典亡失者惟孟子趙注數語似可據故閻氏從而衍其說然謂舜往于田等語

爲舜典逸文猶可謂月正元日至陟方乃死非舜典則不可父母使舜完廩一段語皆瑣屑謂爲舜典之文尤不可也命官大事非舜典完廩浚井之事則是舜典豈可通乎 謂舜往于田之類爲舜典逸文乃臆度之語非如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采輯太誓逸文之有實據也且江王孫三家采史記爲太誓經文亦未盡確史記多以訓詁代正字經文未必如此也

陳亦韓云本無別出舜典大學引書通謂之帝典而已虞夏之書不若後世史家立有定體二帝必釐爲兩紀也 經咫劉申受云大學引作帝典者蓋堯典舜典異序同篇猶之顧命康王之誥伏生本合爲一篇則亦一篇而兩序也 書序述聞澧案陳說通矣劉說以康王之誥爲比尤通若云舜典亡失豈可云康王之誥亦亡失乎 四庫總目載豐坊古書世學王心敬尚書質疑皆謂二典合爲帝典提要引日知錄駁豐氏書而不駁其帝典之說駁王氏書云自漢根據大學不知無以處孟子亦未嘗云大學不可根據也

讀書序及鄭注又有可疑堯典序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注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 虞書題下孔疏引 舜典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注云入麓伐木 同上 澧案如鄭注之說則過密八音以前事在堯時其爲堯典無疑惟舜典序言歷試諸難似指愼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數事且鄭云入麓明是納于大麓然則愼徽五典以下似是舜典矣且鄭既以事在堯時者爲堯典而入麓仍在堯時又不能無疑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此述帝堯之德 僞孔傳但以欽明文思爲四德以安安爲安天下之當安者非也 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爲二典者所記

豈獨其迹也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南齊書目錄序

豈荀子所引道經之比哉

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釐治也工官也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厤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卽所謂釐百工也若無厤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厤爲要務也治厤專爲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鬬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微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譌譌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厤算之學其意深矣

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舜命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皐陶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比舜之命夔又加詳焉寬而栗直而溫及剛而簡二字與舜命夔同此舜禹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廉立寬三字皆在九德之內

教胄子以詩言志此學問之最古者孔子教小子學詩卽大舜之教也歌永言者讀詩與讀書不同必長言以歌之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既歌之則有抑揚高下依其抑揚高下記其某字爲宮某字爲商又定某聲用某律則成樂章之譜可以八音之器奏之此以詩入樂之法亦千古之定法也

禹貢九州自冀之外八州皆先舉山川爲界後又有導山導水諸條爲地理之學者當奉以爲法漢書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正是此法段懋堂爲戴東原年譜云　國朝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甯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澧謂山水二者又以水爲主蓋二水之間卽知爲山脊明乎水道卽明山勢矣山水條理旣明然後考某水某山之東西南北爲某國某郡則若綱在綱矣

說禹貢者至　國朝康熙乾隆地圖出而後瞭如指掌前乎此則雖胡朏明之說亦有誤而說黑水尤大誤昔人黑水之說不一惟以爲今之怒江者爲是其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此屈南流爲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怒江亦曰瀘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也禹貢雍州經文云三危旣宅則導黑水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雍州西境其地甚廣哈喇烏蘇在河源之西爲雍州之水則河源亦在雍州境內也雍州不近南海則其入于南海者必過梁州矣胡氏謂雍梁黑水爲二然三危亦豈有二乎彼其所以致誤者誤以怒江源在河源之東不能越河而與梁州黑水接爲一川也由未得見康熙乾隆地圖故也禹貢鄭注謂今中國無黑水漢書地理志亦不志黑水惟益州郡瀾滄江而止卽地理志越巂郡青蛉僕水也祠蓋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怒江又在其西非漢時中國地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漢書地理志有功於禹貢者多矣而說南江爲最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此

可以補經矣漢之吳縣卽今蘇州府吳縣吳縣南之水東流入海者婁江也阮文達公辯初學記引鄭注之誤最精確而以今吳江縣以南之運河爲南江（說見浙江圖考）則與班志猶未合也運河之水南通錢塘江入海不得云東入海也（東迤北會于匯鄭注指班志之分江水無疑矣文達之說得鄭注之意也班志丹陽云東迤者爲南江此郡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會稽郡吳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則南江非至餘姚入海也蓋分江水首受江東流入太湖此南江也自太湖流出爲婁江東入海此南江之委也自太湖分出爲運河南通錢塘江者則非南江之委也班志之意蓋如此分江水東流入太湖之瀆今已湮變詳見澧所著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

說禹貢必據漢書地理志然亦未可泥也班孟堅距大禹之時遠於今日距班孟堅之時今人說班志不能盡確則班氏之說禹貢未必盡確矣如廬江郡尋陽下云禹貢九江在南豫章郡

歷陵下云傳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澧案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衡山在江之南自衡山過九江則至江北矣敷淺原當在江北安能在豫章郡境乎（漢豫章郡地皆在江之南或班氏不信古文說姑存其說而已乎且禹貢九江在尋陽本可疑不獨敷淺原也衡山在湘水之西必先過湘水乃能過尋陽九江此亦可疑）禹此事奇怪而載在尚書反復讀之乃解所謂我聞在昔者箕子上距鯀與禹千年矣天帝之錫不錫乃在昔傳聞之語也洪範之文奇古奥博千年以來奉爲祕寶以爲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聞如此耳至以爲龜文則尤當存而不論二劉輩乃或以爲龜背有三十八字或以爲惟有二十字（見孔疏）徒爲臆度徒爲辯論而已孰從而見之乎

洪範以庶徵爲五事之應伏生五行傳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
皇極與五事爲六又以五福六極分配之漢書五行志云董仲
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劉向治穀梁春秋傳以洪範與仲舒
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
同澧謂此漢儒術數之學其源雖出於洪範出於洪範不出於
春秋春秋無陰陽五行之語然既爲術數之學則治經者存而不論可矣世事吉凶先見有不必以
術數推求而知者如宋書五行志云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
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煮貊炙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袨頭及絡
帶衿口百姓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袨
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觀此則五胡之亂皆之
百姓早知之矣何待儒者講洪範
講春秋推求五行而後知之乎

阮文達公著性命古訓引西伯戡黎不虞天性鄭注云不度天
性又引召誥節性惟日其邁文達解之云度性與節性同意言
節度之也又云性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是以必當節之此
講性字而考據尚書眞古訓也澧謂性所以當節者不但以性
中之仁義禮智亦當節之仁義禮智亦有太過太偏者也中有味色聲臭安佚之欲即性
阮文達公孝經郊祀宗祀說云蓋周初滅紂之後武王歸鎬殷
士未服者多此時鎬京尚未以后稷配天以文王配上帝各國
諸侯亦未全往鎬京侯服于周成王又幼有家難于是周公監
東國之五年與召公謀就洛營建新邑洪大誥治祀天與上帝
以后稷文王配之后稷文王爲人心所服庶幾各諸侯及商子
孫殷士皆來和會爲臣助祭多遜始可定爲紹上帝受天定命
也但成王此時不敢來洛基命定命于是三月召公先來洛卜
宅十餘日攻位卽成惟位而已各功工未成也三月望後周公

來達觀所營之位知殷民肯來攻位遂及此時洪大誥治卽用二牲于郊以后稷配天旦祭社矣召誥之用牲于郊卽孝經之郊祀配天也於是始定爲周基受天命矣明堂功雖將成尙未及配天基命之後行宗祀之禮於是周公仟告成王成王命周公行宗禮洛誥宗禮卽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也周公宗祀當在季秋四海諸侯殷士皆來助祭十二月各工各禮迄用有成人心大定成王始來洛邑相宅復冬祭文王武王于城內宗廟之中入太室祼王賓亦咸格共見無疑仍卽歸鎬命周公後于洛守其地保其民是成王但烝祭于廟而未祀于郊與明堂此孔子所以舉配天專屬之周公其人也澧案周誥佶屈聱牙讀者未能盡明其文義遂不能深明其事跡周公營洛邑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乃周初最大之事至文達乃明之訓詁考據之功斯爲最大者矣周公所以必營雒邑者夏殷建都皆在今山西河南之地周之豐鎬則偏在陝西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是武王始營雒邑蓋營之而未成故周公復營之也以其地爲土中庶幾諸侯皆來和會也

崔氏述豐鎬考信錄云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尙書尙書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虞夏書文簡意深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

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澧謂崔氏讀經而有心於治

法非復迂儒之業艮足尚也所舉三篇皆盛治之文尚書二十八篇盛治之文多衰敝之文少惟西伯戡黎微子二篇而已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又云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此殷世衰敝之狀三千年後猶如目覩矣聖人刪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

閻百詩惠定宇攻僞古文搜考實證其僞已明姚姬傳復條舉其大背理者謂顯黜之不爲過（惜抱軒九經說卷三）今無庸再攻擊矣然澧別有感慨繫之者僞旅獒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知不寶遠物則遠人不格矣是乃中國之福也彼徒以遠人格爲美談乃大惑也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遠人謂顓臾豈謂荒遠之國乎彼誤讀論語耳

段懋堂云當作僞時杜林之泰書古文尚書衛宏之古文尚書訓旨賈逵之古文尚書訓馬融之古文尚書傳鄭君之古文尚書注解皆存天下皆曉然知此等爲孔安國遞傳之本作僞者安有點竄涂改三十一篇字句變其面目令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啟天下之疑而動天下之兵也蓋僞孔傳本與馬鄭本之不同梗槩已見於釋文正義不當於釋文正義外斷其妄竄古文尚書撰異序

焦里堂亦云釋文不出鄭異字者卽僞孔本與鄭本同者也鄭本略存於僞孔本中矣禹貢鄭注釋澧案此二說可以箴砭江艮庭改易經字之病江氏好改經字乃惠定宇之派雖云好古

而適足以爲病也焦氏又云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鄭義略存於僞孔傳中矣同上又云置其爲假託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尚書補疏序灃案焦氏謂正義不引鄭注者卽孔義與鄭義同者此未必盡然謂置孔傳之假託而但以爲魏晉間人之傳則通人之論也卽以爲王肅作亦何不可存乎

近儒疑僞孔傳爲王肅作然如禹貢三百里蠻傳云以文德蠻來之孔疏云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縵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洪範農用八政傳云農厚也厚乃之政乃成孔疏云鄭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

厚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者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取灃案此皆傳與鄭說同而與王肅說不同則似非王肅作也或王肅故爲不同以揜其作僞之迹歟

鄭義與僞孔不同有僞孔勝於鄭者焦里堂補疏序舉數條以爲傳之善其一條云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攷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又一條云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又一條云金縢罪人斯得鄭以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罪

人卽指祿父管蔡澧案僞孔此傳惟罪人指管蔡爲是其餘則非焦氏盡以爲傳之善分析未精細也澧於讀毛詩卷內辯之

澧案僞孔善於鄭注者焦氏所舉之外尚頗有之今不必贅錄蓋僞孔讀鄭注於其義未安者則易之此其所以不可廢也僞古文經傳可廢二十八篇僞傳不可廢若不僞稱孔安國而自爲書如鄭箋之易毛則誠善矣

僞古文襲用諸經傳之語閻百詩惠定宇皆臚舉之然孔疏已有指出者矣旅獒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疏云論語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爲山功虧一簣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孔疏云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所寶惟賢孔疏云楚語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之所寶者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是謂寶賢也微子之命曰篤不忘孔疏云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澧案如此之類孔疏於僞古文勦襲古經傳之迹已指出之矣

孔傳之僞孔疏亦似知之洪範農用八政僞孔云農厚也孔疏云鄭元云農讀爲醲故爲厚也金縢植璧秉圭僞孔云植置也此二條似知僞孔在鄭之後孔疏云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而取鄭說矣洪範三人占僞孔云夏殷周卜筮各異孔疏云周禮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嚳之兆又云連山虙羲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子春之言孔所不取洪範龜從筮逆僞孔云龜筮相違孔疏云崔

靈恩以爲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簭凶則止是也簭凶則止不卜是鄭元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此二條似知僞孔傳在杜子春鄭康成之後而不取其說矣多士序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僞孔云殷大夫士孔疏云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衞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眾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此條又似知僞孔在班賈之後也農用八政疏又言傳不取張晏王肅近儒說尚書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傳者矣然僞孔傳不通處蔡傳易之甚有精當者江艮庭集注多與之同大誥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僞孔傳云以子惡故孔疏云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傳云蘇氏曰養厮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江訓養爲長與蔡異然不及蔡引蘇氏訓爲厮養也召誥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僞孔云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爲之所哉言處置之得所也召誥我不敢知曰僞孔云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其命也江云夏殷歷年長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君奭襄我二人僞孔云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江云二人已與召公也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僞孔云謂

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蔡云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江云戰懼也
康王之誥惟新陟王偽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陟升遐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諒故曰新陟王江云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
初崩未有諒故稱新陟王秦誓昧昧我思之偽孔云惟察察便
巧善爲辨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
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
屬下文江云昧昧我思云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謂前
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當爲下文緣起此皆蔡傳精當而江氏
與之同者如爲暗合則於蔡傳竟不寓目輕蔑太甚矣如覽其
書取其說而沒其名則尤不可也孫淵如疏此數條皆與江氏
後案段懋堂撰異皆無說段惟以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二
句相連寫之皆輕蔑蔡傳不屑稱引之也蔡傳雖淺薄亦何必

輕蔑太過不屑引之乎近儒惟孔巽軒公羊
通義引宋人之說甚多最無門戶之見也
江王段孫四家之書善矣既有四家之書則可刪合爲一書取
尚書大傳及馬鄭王注偽孔傳與史記之采尚書者爾雅說文
釋名廣雅之釋尚書文字名物者漢人書之引尚書而說其義
者采擇會聚而爲集解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　其兩說可兼
存者如何氏論語集解之體　其兩說可兼
欽鄭云敬事節用謂之欽雖兼存之疏中伸明鄭說爲長若不
可兼存者如堯典欽明馬云威儀表備謂之
疏中仍引而駁之　孔疏蔡傳以下至江王段孫及諸家說尚書之語采
擇融貫而爲義疏其爲疏之體先訓釋經意於前而詳說文字
名物禮制於後如是則盡善矣吾老矣不能爲也書此以待後
人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九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

東塾讀書記六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詩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孔疏所載詩譜不言序爲誰作沈重之說不知所據澧案儀禮鄉飲酒禮賈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之類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毛公續序與沈重足成之說同今讀小序顯有續作之迹如載馳序云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此已說其事矣又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衞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以上文三句簡略

故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有女同車序云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此已說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簡略故亦複說其事顯然是續也鄭君雖無說讀之自明耳

鄭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是鄭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爲非獨燕兄弟也一句矣

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詩譜則云刺厲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箋云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則所云師者卽毛公也據此則鄭君以序皆毛公所定雖首句亦有非子夏之舊者也（阮文達公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則以鄭說爲非）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疏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此鄭以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八字非毛公所著乃後人著之故箋絕不言靈星之尸而亦不駁之也孔疏誤讀非毛公後人著之七字爲一句遂謂子夏之後毛公之前有人著之矣

或謂序之首句傳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後人續作尤不然也如終風序云衞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而無遭州吁之暴云云則次章莫

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謂子者誰乎以母道加誰乎又如考槃序云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毛傳云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邁寬大貌軸進也若毛公時序但有首句則此傳但釋考槃澗阿邁軸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莊公矣且永矢弗告傳云無所告語尤不知何謂矣鄭風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毛傳亦但釋字義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鼓鐘序云刺幽王也毛傳云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也澧案此是毛公續序誤入於傳文之首也自節南山以下序言刺幽王者三十篇雨無正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

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角弓菀柳葉漸漸之石何草不黃二十四篇之序次句以下皆言所以刺之意惟鼓鐘序只刺幽王也一句其刺意未明故毛公足成之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小宛小弁六篇序亦只刺幽王一句無足成之語以詩中明有刺語不必足成耳（楚茨信南山諸詩無憂傷之語故朱子不信爲刺詩）

最可疑者酌序云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澧案遵養時晦毛傳云養取也訓養爲取其義已難明鄭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此不訓養爲取然又非序所謂養天下也此序實未易明耳

閟宮序說周南召南之語孔疏未明其意也周召者周公召公

采地之名周南召南者二公所主之地所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周南召南地皆甚廣但舉二采地之名而其餘之地則以南字包括之者周召皆在北周南之地其化自周而南故以周南爲名召南之地其化自召而南故以召南爲名序所云南言化自北而南其意如此也周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周南召南之地所采之詩謂之召南若夫關雎麟趾鵲巢騶虞諸詩出於周國中非二公所主之地而分屬二南者以關雎麟趾是王者之風周公攝王者之事故以其詩繫之周公鵲巢騶虞是諸侯之風周公先王本是諸侯其教如此召公是諸侯故以其詩繫之召公序之所云其意如此也其末數句之意則實難明故爲後人所疑矣

六月序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凡二十二篇每一篇廢則一事缺其末云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讀此序令人驚心動魄乃知詩教所關係者如此孔疏云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語深悉此序之意矣此序云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文詩曰伐木於幽遷于喬木韓詩序則毛韓序同蓋出於子夏矣選謝叔源西池詩李善注引韓西漢經學存於今者惟毛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皆非完書段懋堂爲毛詩故訓傳定本其題辭云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是也然其定本則未盡善凡每篇傳首有興也二字者段皆增經文二句於其上以無經文則興也二字無所承耳然不必增也某篇幾章幾句乃毛公之筆當連屬於毛傳之前舊在傳箋後段移置序之前體序合爲一編也興也二字卽承此耳如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興也其餘不必增

而增者尤多如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之上不必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荇接余也流求也之上不必增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二句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之上不必增鐘鼓樂之一句惟宜以琴瑟友樂之之上當增琴瑟友之一句耳如此則增者甚少不至處處皆增大異於其舊矣段氏又有毛詩訓故傳讀考周禮六卷序微一書見阮文達公漢今惜不得而讀之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參至數十字皆不用也字此傳例也然有不盡然者今考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昔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此已不當增而增矣段氏定本又於舊所未增者而亦增之如淑善逑匹也寤覺寐寢也善字覺字下皆增也字則段氏亦未知傳例矣何彼襛矣傳肅敬雝和平正也肅敬雝和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昔人增加之未盡者樛木傳樂旋也成就也樂旋下無箋而昔人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綏安將大下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耳顏氏家訓書證篇云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然則毛傳也字爲俗學所加無疑也論語巧言令色朱注巧好令善也此朱子之用古法俗學知此者稀矣

毛傳一字訓一字有加之字者如服思之也濩煮之也之類其所訓皆用韻之字蓋詩意本說思因用韻遂用服字以代思字詩意本說煮因用韻遂用濩字以代煮字毛公知其意故加之字訓爲思之也煮之也後世作詩者亦多如此如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云詩看子建親親近之也哀王孫云王孫貴人猶狙伺之也段氏定本小箋云濩卽鑊之假借鑊所以煮物故煮之亦曰鑊此讀煮之也三字爲一句是也其於服思之也之上增思服二字則讀服思之也四字爲一句義例參錯矣

濩煮二字韻同部詩人用濩字葢取其與莫綽斁皆入聲此其用韻之精密也　惟如惔如焚傳云惔燎之也惔非用韻之字然此亦因詩人用惔字爲焚意故訓爲燎之也凡詩一句兩字皆用如字者其兩字必相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類是也

毛傳訓詁與爾雅同者如鴟鳩王雎也孔疏云釋鳥文水中可居者曰洲孔疏云釋水文孔意以爲毛公取爾雅之文以爲傳也澧案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云荀卿受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則毛亨乃周秦開人張揖上廣雅表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然則爾雅不盡在毛傳之前安知非爾雅取毛傳之文乎

毛傳簡而精人皆知之矣其精而奧者如葛覃施于中谷傳云施移也澧案說文施旗皃旖旎施也移禾相倚移也此經施字乃旖施之施傳移字乃倚移之移皆柔曲猗那之貌傳訓施爲移葛藟之形狀如縮也故讀毛傳者不可不讀說文　敷施之施說文作敶遷移之移說文作迤迤作施作移者假借字耳此經此傳則皆用其本義也王肅云葛生於孔疏引之而云毛義必不然然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皆未得毛意也　更有甚簡奧者載芟篇載穫濟濟傳云濟濟難也乍讀之幾不可解讀鄭箋云其中此形容豐年景象令人解頤矣　段氏定本小箋云濟同擠甚得傳意

毛傳訓詁之語有足以警世者召旻傳云皋皋頑不知道也訛竄不供事也此於衰世之人形容盡致孔疏云小人在位如此害及天下尤能發明傳意

毛公說詩之大義既著於續序中矣其在傳內者亦不少如關雎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

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鹿鳴傳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如此類者不可以其易解而忽之也又如苕之華傳云治日少而亂日多此語甚悲有無窮之感慨呂氏春秋觀世篇論治世之所以短亂世之所以長蓋古之傷心人同此感慨矣又如鳧鷖傳云太平則萬物眾多乍讀之似但稱頌太平之語反而思之離亂之時人烟且稀少況物產乎乃知毛傳此語之深警也魚麗傳云太平而後微物眾多再作此語意深哉桑扈篇君子樂胥受天之祐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也賢者在位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孔疏云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孔沖遠讀此箋能反而說之善說經者當如此

毛傳多載禮制如葛覃傳云古者王后織元紘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如此者皆禮記之類也葛覃傳云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草蟲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如此之類則已載於禮記矣

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

荀子云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

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大略篇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

漢書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采雜說非本義益專指外傳而言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內傳也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內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錄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說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卷二杭董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倜背經旨鋪列雜說是謂畔經古文百篇序此則不知內外傳之體矣皮襲美讀韓詩外傳云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如襲美者乃能讀韓氏書者也韓詩外傳采阿曲處子一事益明知此乃雜說不足信但欲證明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義耳近人刻外傳者刪之其意甚善然傳刻者多豈能盡刪乎

鄭君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澧案大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鄭君本此意以作譜而於譜序大放厥辭此乃三百篇之大義也此詩學所以大有功於世也

鄭箋有感傷時事之語桑扈不戢不難受福不那箋云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此蓋嘆息痛恨於桓靈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箋云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蓋痛漢室將亡而曹氏將得之也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箋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此蓋傷黨錮之禍也雨無正維曰于仕孔棘且殆箋云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鄭君所以屢被徵而不仕乎鄭君居衰亂之世其感傷之語有自然流露者但箋注之體謹嚴不溢出於經文之外耳清人序云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箋云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此序語意甚明而鄭君必解之者殆本有所感也注心於利衰世之風必如是矣

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也釋文引此數語字字精要爲主者凡經學必有所主所主者之外或可以爲輔非必入主出奴也表明者使其深者必達晦者易曉古人所賴有後儒者惟在於此若更爲深晦之語則著書何爲哉如有不同者以毛義爲非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敢言其非下己意使可識別者易毛義也然而不敢言易毛尊敬先儒也讀者當字字奉以爲法

鄭君專於禮學故多以禮說詩采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以敎成之祭與禮女爲一鄭以季女設羹正得爲敎成之祭不得爲禮女實之初筵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以爲燕射鄭以下章烝衎烈祖則是將祭而大射鄭難毛者惟此二條蓋於禮有據

雖難毛不嫌也然有拘於說禮而失之者鳧鷖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毛以五章皆爲祭宗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五章祭七祀然詩中貫無此分別且三章爾酒既清爾殽伊脯箋云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孔疏云其實天地之祭更殺饌有此則覺箋之疏失而微破之矣詩但取清脯與渚處下爲韻耳云伊脯者不可云既脯故變其文也此鄭拘於說禮之病也緣衣箋云緣當爲褖然禮有褖衣無褖絲衣病也

斯干似續妣祖箋云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此亦箋之拘於說禮而破字尤其病也

說禮望文生義孔疏則云先妣後祖者取會韻也此說最通詩是有韻之文其文義有不可拘泥者如絲衣自羊徂牛鼐鼎及

肅傳云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此傳亦望文生義疏云鼎則先大後小者取肅爲韻澧謂先羊後牛亦取牛爲韻疏未明言耳其餘如小星三五在東采菽元袞及黼生民載震載夙或簸或蹂邶顧予烝嘗疏皆以爲取韻不拘泥文義此疏之精善處也天保禴祠烝嘗疏云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言便文卽取韻也　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葛屨可以縫裳之初筵俾出童羖皆是取韻不必拘泥觥爲罰爵裳爲下服羖爲羊不童也童羖猶言童羊亦如肥牂猶言肥羊三百篇此類甚多也說經者當先解其字再說其意如觥當先解爲罰爵再解詩意只說爵耳不必泥於罰也餘皆倣此

毛傳不破字然小旻是用不集傳云集就也卽是讀集爲就與猶咎爲韻錢辛楣養新錄之說此與破字無異矣鄭箋多破字如七月田畯至喜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也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當謂田畯來至見勤勞故喜樂耳思文立我烝民箋云立當作粒孔

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宜爲存立衆民也澧謂如此類皆不必破字然如常武鋪敦淮濆箋云敦當作屯孔疏云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陳也此則屯卽布陳敦厚之意鄭雖破字仍與毛義同釋文至喜鋪敦下皆云王申毛如字此王肅有意與鄭立異耳敦字不必申毛也斯干無相猶矣傳云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孔疏云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此則鄭破字爲長矣

毛鄭訓詁似異實同者孔疏屢言之矣如車舝以慰我心傳云慰安也箋云以慰除我心之憂也疏云以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生民以興嗣歲傳云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疏云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凡鄭非異於毛及微異

而亦同者讀者但當如此通融之至如維天之命假以溢我我其收之傳云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疏云溢慎釋詁文易傳者溢是流散收爲收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小旻謀猶回遹何日斯沮傳云沮壞也箋云沮止也疏云止亦壞義無多異正以行惡宜爲休止故易傳也凡鄭義異於毛者讀者當求其理孰爲密雖無多異亦當求其宜孔疏足以爲法矣

鄭與毛大不同者關雎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此毛以爲后妃是淑女是字甚明孔疏乃謂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强

毛從鄭然毛傳是字豈可强解乎箋所云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與列女傳同列女傳云湯妃有娀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理之人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眾妾（母儀傳）劉子政所說蓋魯詩也然亦似以淑女指有娀非指九嬪且車舝序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四章陟彼高岡箋云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然則關雎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亦是淑女在王后之位不知鄭君何以云三夫人以下也大戴禮保傅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此言婚言乾坤言愼始皆是言夫婦非言嫡妾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集解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此言三綱之首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逮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鵠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噫暉遠引詩證對恣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强毛從鄭者

凡引唐人文無其集者皆見全唐文

是夫爲妻綱非言嫡妾三國志程秉傳孫權爲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秉逮事鄭君（見本傳）而亦不從箋說可謂不苟同者矣唐來鵠隋對女樂論云高祖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隋文悅噫暉遠引詩證對恣率一時之言頗昧二南之旨淑女謂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此唐人不依孔疏强毛從鄭者皆當分別觀之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毛傳云污煩也私服污與澣皆是澣孔疏云王肅述毛合之云煩撋澣濯其是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此毛以私與衣皆私衣是也此毛傳所說甚明王肅述之不謬宜孔疏取之也鄭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此則公服宜不澣者與薄澣我衣不合也考槃疏云此篇毛傳所說不

明王肅云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爲毛說此毛傳簡略王肅能得其意宜孔疏亦依之也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王肅云不暇修禮而相朝疏引之云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受命出征無暇相朝不當以此爲怨王氏之義不爲長矣此取王說訓皇爲暇其以朝爲相朝則不取之甚能別擇也混夷駾矣孔疏云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然周之正月柞棫未生以爲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此則王肅謬說疏駁之甚當也至王肅謬說而疏從之者如會朝清明傳云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孔

傳云毛以爲會值甲子之朝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則疏言會甲長讀爲義謂甲子日之朔非訓會爲甲此疏說誤也傳訓會爲甲疏連讀會甲二字以爲會值甲子不成文法且引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毛傳乃詁訓之最古者更何侯他求乎段懋堂小箋陳碩甫疏已解會訓甲之義此不復贅說

王肅自謂述毛然有非述毛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禹治梁山此治梁及岐之文也梁山近岐則韓近岐無疑矣日知錄云毛傳不言其地此亭林未悟毛傳用禹貢之文耳且不獨毛公據禹貢以作傳詩人亦據禹貢以作詩也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水經聖水注引此竟不述毛矣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此不知出於三家詩抑王節

信臆說然總之非毛說也燕師所完鄭箋云燕安也古平安師衆民之所築完此以燕國與韓遠故訓燕爲安然文義不順朱子集傳云燕召公之國也召公爲司空日知錄駁之云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禮當時燕師至韓必有其故不可懸斷其必無也日知錄又以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然詩言因時百蠻又可以百蠻而謂韓在南乎

鄭王說周公東征之事大不同考之詩書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知管蔡將叛乃爲鴟鴞之詩成王猶疑周公至感雷風之異迎周公歸於是管蔡商奄四國皆叛周公東征三年歸而攝政致太平鄭君之說皆不誤惟金縢云罪人斯得謂得知流言出於管蔡此江艮庭集注音疏之說鄭以爲成王收周公官屬此爲誤耳王肅以周公居東二年爲作大誥而東征以罪人斯得爲殺管蔡見疏金縢孔疏以王說傳合毛傳見疏汪容甫東壁證澧案鴟鴞篇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窟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毛意以大鳥取我二子將毀我巢喻武庚叛而使管蔡附己將毀周室也說文云辟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辟許意謂不治流言所自起則無以告先王也二者皆不可傳合王說也如王說則於詩書皆不可通金縢言管叔及羣弟流言未言管蔡叛也周公一聞流言而遽興兵誅殺兄弟何太急乎以流言卽誅囚與王說同可知僞古文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此管蔡乎此大誥孔疏語正可以駁僞孔及王說所謂以矛刺盾也且成王此時方疑周公豈命周公伐年而歸見疏孔疏此以書言二年詩言三年參差不合而爲之彌縫耳汪容甫云公避位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夫成王且不敢謂公況敢遣死士以制之乎若用死士則公雖

甫述學又以王說傅合說文周公居東證

在朝亦可害之矣其所據逸周書作雒解之文則孔晁注已言其陵越江艮庭論之已詳矣

陸璣疏與毛鄭不同者山有苞櫟隰有六駮陸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孔疏云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澧謂陸疏誠有理矣然尚有可疑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箋云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駮食虎豹乃希有之獸豈得云隰所宜有竊疑箋亦以駮爲木名其無易傳之語者更疑傳本有樹皮似駮駮馬之語其後脫之鄭所見之本則未脫耳不然則此箋不可通矣

王伯厚云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宋人諱匡字改爲康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實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詩攻澧案賈逵崔靈恩之書爲朱子集傳開其先近儒攻擊朱子者豈未見王伯厚之說乎且鄭箋亦兼取三家說不獨賈逵崔靈恩也阮文達公詩書古訓采諸經及諸古書說詩經廣詁亦然徐氏所附之語亦朱子集傳之意徐氏毓楩詩疏亦然澧門人趙子韶皆摘出之此可見集傳之善雖欲蔽棄之而不能也

四庫總目提要云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

訓詁用毛鄭者居多澧案朱子語類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四句儘說得好

序之精善朱子未嘗不稱述之也

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澧案小序云行葦忠厚也朱傳正可發明序意也

毛鄭而其解釋詩意則有甚得毛義勝於鄭箋者如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鄭箋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眞僞我心非如是鑒此與毛意不同下章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然則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意亦當以爲鑒尚可茹朱傳云我心匪鑒而不能度物得毛意矣又如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云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是毛意以二者皆實有之事鄭箋云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此亦與毛意不同朱傳云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得毛意矣毛傳簡約鄭箋多紆曲朱傳解經務使文從字順此經有毛傳鄭箋必當有朱傳也朱子語類云陳君舉說關雎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鄭氏也如此說了如此說而非毛如此說眞善讀毛傳者也卷八十一朱子知后妃求淑女是鄭

鹿鳴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至行道也鄭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孔疏云鄉飲酒禮注云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以注禮時未爲詩箋故同舊說澧案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云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傳云周行大道也此從毛傳及儀禮禮記鄭注說實長於箋說也示我周行猶云示我顯德行也班孟堅辟雍詩云示我漢行李善注云毛詩曰示我顯德行班

氏以周行之周爲代名故擬之曰漢行李善則不以周爲代名故引示我顯德行也　道德道路皆可謂之道卷耳之周行乃大路也周行猶云周道也　近見胡墨莊毛詩後箋說此詩亦引示我顯德行但澧之書已刻成故不刪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傳云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朱傳云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此朱子不從傳箋而自爲說者　實則古有此篇云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朱子之說與此暗合　阮文達公云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非言初爲西伯在民上時也傳箋皆非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文王在明堂陟則天上降則庭止也至于在帝左右更是明言宗配上帝之事豈有文王生前而謂其陟降在帝左右者乎傳箋皆非　大雅文王詩解

澧案宗祀明堂之說朱子所未及其以文王之神在天上則文達之說與朱子同如文達之講漢學眞可以爲法此詩毛鄭之說實非朱子之說實是若拘守毛鄭而不論其是非則漢學之病也

戴東原詩經補注云卷耳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此從朱傳之說不從序說平心論之序說雖古義而朱說尤通故戴氏從之也　實彼周行朱傳以爲實所采之卷耳於大道之旁乃通戴氏云實此懷念於周行之上則文義未安也　二章三章四章則朱說亦未安陳長發稽古編駁之云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是也戴氏云陟山謂君子行邁所陟也酌酒願君子且酌以解其憂也此實勝朱傳之說不拘守毛鄭亦不拘守朱傳戴氏之學可謂無偏黨矣

賓之初筵朱傳云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澧案此詩無自悔之語與抑戒似不相類且武公赫喧威儀其所與飲酒之賓亦未必至於號呶亂籩豆朱子謂當從韓義未免偏見蓋有意於存韓義遂不覺其偏耳說經不可有成見如此

東門之墠序言刺男女相奔溱洧序言刺淫風大行序未嘗不言淫奔也朱子則不以爲淫奔者自作甚至風雨思君子亦以爲淫奔誤之甚矣（鄭風褰裳篇既見君子云胡不夷無異也何以風雨篇獨爲淫奔乎）惟靜女篇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與風雨篇我於城隅又貽我以物我悅其美若稱譽賢女豈容作此等語必至投梭折齒矣毛鄭曲解之俟我於城隅解爲自防如城隅說懌女美解爲女史說釋妃妾之德美人之貽解爲遺我以賢妃文義皆不可通澧案序云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語意未了蓋謂諸侯當求賢女以爲配也呂伯恭讀詩記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闚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呂氏據張橫渠之說以爲靜女在後宮後宮西北乃城隅此則不然也諸侯之宮前朝後市後宮西北安能近城隅乎）二章言賢妃貽我以彤管女史之瀹可說懌呂氏此說可通矣其云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謂田官獻新物於君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此說則仍未通蓋三百篇中此篇當如食肉不食馬肝耳（定九年左傳云靜女疏云本錄靜女詩者止爲彤管之言可取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之二章也此則竟以爲上下二章本可棄矣）

陳季立讀詩拙言曰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原本物情諷切治體總統理性闡揚道眞廓乎廣大靡不備矣美乎精微靡不貫矣近也實遠淺也實深辭有盡而意無窮故誰適爲容閨怨之貞志也與子偕作塞曲之雄心也於女信宿戀德之惘衷也投畀豺虎疾惡之峻語也樂子無知傷時之幽憂也攜手同行招隱之娭節也斷壺剝棗田家之眞樂也魚籃筍蒲餞送之清致也示我周行乞言之虛懷也周爰咨謀遠遊之博采也實命不猶自寬之善經也我思古人拔俗之卓軌也後世風流文雅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典乎好樂無荒恬淡而慮長匪我思存紛華而不亂泌之洋洋素位而止足在水中沚跡近而心遐振鷺想君子之容也白駒縶嘉客之馬也後世清隱高遯之士

言之能若此之婉乎濟濟多士美得人也有嚴有翼修戎政也公孫碩膚昭勞謙也萬邦作孚廣身教也此盛世之風泰隆之泰也變雅所詠尤可繹思淪淪泚泚百官郁矣亶侯多藏寵賂彰矣婦有長舌女謁盛矣莫肯夙夜庶政隳矣爲鬼爲蜮讒夫昌矣俾晝作夜酒德酗矣自有肺腸朋黨分矣民亦勞止百姓困矣此周之衰也亦漢唐宋之所以亡也後世經綸康濟之士言之能若是之詳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謀始之箴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令終之戒也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行道之徵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策名之則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何言之可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何微之可忽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何事之非心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何教之非政古之人無斁譽髦斯

士何化之不可行盡瘁以仕甯莫我有何變之不可正及爾出王及爾游衍何天之不爲人尊嗜啃憎職兢由人何人之不爲天是合內外貫始終一天人道德性命之奧也後世講學談道之士言之能若此之審乎故詩也者辭可歌意可繹可以平情可以畜德孔門所以言詩獨詳也澧謂陳季立可謂善讀詩者凡說詩者多解釋辯駁然紬繹辭意之功不可無也平情畜德其爲益深矣其爲用大矣竊欲以季立此論爲治此經者勸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終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七

番禺陳澧蘭甫著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尚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　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

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

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

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

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

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庶以下內饗職文詩生民傳嘗

之日荏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澧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

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人之禮者名也

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

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

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

此記人所錄眾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

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

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

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

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

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

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

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

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

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强辭耳穆王作呂刑入尚書作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尚書職方何不可入周禮乎

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愼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方百里者五愼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襄公二十五年左傳杜注云方百里）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俾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輕重乙篇）管子言兼霸之國尙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非攻中篇）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以爲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賈誼上都輸疏潛夫論班祿篇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　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議司市國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稾此而推
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葢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澧謂孟子明言
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
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
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
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
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
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
荆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
波溠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
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
者哉碧蕨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葢不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疏引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此賈氏序周禮廢興語以周禮之中實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

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鼓侑皆領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嫺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紲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卷四日知錄云閽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

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禕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禮之效矣卷五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密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眾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尚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

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閱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卽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禮案劉歆此語鄭君取之不以人廢言也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如大卜玉兆瓦兆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杜子春云玉兆原有周之兆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之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元謂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梐樞梐也柜受屈溜水涕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共茅藉注云杜子春云藉當爲苴以茅爲苴若葵苴也鄭大夫讀藉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藉士虞禮所謂苴刑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

以矢行告于公下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云傅別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葢以其爲鄭司農之父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之葢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沖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度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繶黃繶鄭司農云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簫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簫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簫九空

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澧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尚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濛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胖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胖俎王與賓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胖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

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簋簠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簠其設筐陳于楹內簠陳于楹外牢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饔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饔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注云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

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褘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如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若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

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衰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此則以衰推而知經文有是有非尤精密矣約與推次皆所以補經也

賈疏能用鄭君推約之法如巾車王后之五路疏云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知也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疏云含玉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此皆鄭君差次之法也又如大宰設其攷注云司空亡未聞其考疏云案鄉師云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若然鄉師是司徒之考則匠師亦司空之考而此云未聞者彼文以義約之司空考匠師也無正文故此云未聞也此疏尤精密蓋不獨鄭注能補經賈疏亦能用鄭注之法以補經也更有鄭注不用約而知之而賈疏能暢明之者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疏云此亦無文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

鄭注三禮以漢制況周制而周禮注尤多王伯厚皆錄之爲漢制考澧案左傳昭十七年郯子言少皞氏爲鳥師而鳥名祝鳩氏爲司徒賈公彥周禮正義序引之云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云

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孔疏云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然則以後代之官況古官以後代之事況古事其來遠矣先鄭以此法注周禮杜子春亦用此法如典瑞珍圭竹使符也但不若先鄭注之多耳馬融傳亦有之如巾車王后以徵守杜云若今時徵郡守以之五路皆有容蓋賈疏云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後鄭因之所舉漢制愈多而賈疏能發明其意疏語最精要者鼓人帗舞注云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疏云樂師注帗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方相氏注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疏云引漢法爲證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古雖無言漢亦依古而來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

疏云周法無文皆約漢法以況之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云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元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疏云夷三族乃是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澧案賈所謂舉今以曉古者即訓詁之法也古語則以後世之語通之古官古事則以後世之官後世之事況之其義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釋之即是此法此乃注經一定不易之法也漢法依古而來所謂繼周百世可知也周法無文則約漢法以況之亦約他經以注此經之法也至亂世之法鄭君不以解周禮賈疏之說尤明困學紀聞引徐筠微言謂鄭注誤引漢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淺陋蓋未讀賈疏耳

也其制猶古厚齋既引徐筠說而又自爲此說蓋頗悟徐說之非也

賈疏多用鄭注之法以唐制況周制如大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云若今儀注質人疏云此質人若今市平準肆長疏云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者若今行頭者也司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疏云若今民失火有杖罰此皆賈疏深得鄭注之法者也又有鄭注已舉漢制況周制賈疏復以唐制況漢制者掌詔次于舍門外注云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卽今門外亦然掌固設其飾器注云兵甲之屬今城郭門之器亦然疏云亦若今城郭門傍所執矛戟皆有幡飾之等是也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云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云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疏云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此皆以周漢賈而通之又如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疏云此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之矣此則以漢時知周時遺象而唐時無以知漢時遺象其意蓋頗惜之此可見其思古之幽情也

續漢書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劉昭注云胡廣注隆此篇曰張平子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漢次述漢事此卽以漢制況周制之意也志又云太常卿一人劉昭注云盧植禮注曰如大樂正丞一人注云盧植

禮注曰如小樂正左右都候注云周禮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大鴻臚注云周禮象胥干寶注曰今鴻臚侍中注云周禮太僕干寶注曰若漢侍中御史中丞注云周禮掌建邦之宮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盧子幹與後鄭學術本同干令升則遵守先鄭後鄭之法也

通典云古者人君上歲役不過三日歷代至今雖加至二十日數倍多古制猶以庸爲名又云調者猶存古井田調發兵車名耳卷四唐制與古制雖多至數倍而杜君卿猶著其源流此通典之所以爲通也

讀周禮者知漢晉唐儒者舉今曉古之法則當遵循之讀周禮畢當讀　大清會典舉　國朝之制以況周禮則周禮更顯而易見而今制之遠有本原亦因之而見矣且　國朝有會典後有歷代職官表凡今有而古無古有而今無與名同而實異實同而名異者詳爲考證讀周禮者讀此更瞭如指掌矣周禮者古之政書也治此經者宜通知古今陋儒不足以知之也

謂周禮不可法者徒以王安石之故耳趙雲崧云古來宮闈之亂未有如北齊者後周諸帝后當隋革命後俱無失節者良由字文泰開國時早能尊用周禮家庭之內不越檢閑故雖亡國而無遺玷廿二史劄記卷十五此可爲用周禮之效也

江愼修云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屬蟲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

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周禮疑義舉要
此在周禮中乃小事耳而後世行之足以爲民除害安得云周
禮不可行乎

考工記實可補經何必割裂五官乎作記者以一人而盡諳衆
工之事此人甚奇特且所記皆有用之物不可卑視之惟其卑
視工事一任賤工爲之以致中國之物不如外國此所關者甚
大也今時乃頗悟之矣記以輪爲首有旨哉古人以輪行地今
外國竟以輪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圖說
所載諸器多以輪爲用算法之
制圜亦輪之象也其理微矣

工事以治水爲最大匠人爲溝爲防百餘字而盡治水之法善
溝者水澈之善防者水淫之澈之者潘季馴所謂以水攻沙也
淫之者賈讓所謂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也凡溝逆地防謂之
不行如廣東之西江水盛時每爲害昔人欲於肇慶鑿山使西
江分一支南入海以殺水勢則下流不受其害而不知此所謂
逆地防謂之不行也

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鳧氏爲鍾注云凡言閒者所
者是也注又云鼓外二銑之爲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
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云云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
反之一同可見矣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閒匠
是注疏本有圖也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
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
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程氏
以算法解之又訂正一柯有半當作一矩有半一矩者九十度
角也一宣者四十五度角也一欘者六十七度三十分之角也
一柯者一百一度十五分之角也磬折者一百三十五度之角

也昭然若發矇矣

善化劉鐸
長沙王賓校